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 上海的第一

解放前的“垃圾弄堂”成为新中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功范例

上海首个居委会在宝兴里诞生

“这是第一任户籍警屈大勇、发起人王怡白,第一任居委主任单粲宝、副主任须松青,这是1999年居委成立50年的相关报道,这是郝阿姨,单粲宝的传承人,第二任居委主任就是她……”外滩街道宝兴居委书记徐丽华小心翼翼地抚平纸张间的褶皱,细心保护这些已经泛黄的资料。她说,这些不为人熟识的姓名和往事,不属于什么大人物,但在宝兴里这些就是榜样,让她每每翻阅,都心潮澎湃,回味无穷,是他们见证了申城第一个居委的诞生。也是在解放初期,这些人满怀热情,从零开始,艰苦创业,积极探索建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,为早期居民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树立了范本。

成立之初的宝兴里居委会 上海市档案馆 供图

如今的宝兴里居委会已经搬入新“家” 本报记者 钱文婷 摄

菜叶泔水随地见

宝兴里位于宁海东路和福建南路之间,上世纪30年代,沿街商店密集,是毛蓝布衣裤商的聚集地,商店多达30余家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境内人口猛增,吸毒贩毒多、流氓敲诈勒索多、赌台多、盗窃多,被称为“三宝(宝兴里、宝裕里、宝安坊)一中(中华里)”之一,是旧上海藏污纳垢之地。“当时这里有‘垃圾弄堂’‘低头弄堂’之称,随处可见打架斗殴,甚至有人因吸毒冻死在角落里。走进弄堂要先看脚下,不然一准儿会踩到污泥粪水,菜叶子、泔水随处可见。社会治安、居民生活环境极度恶劣。”现年94岁的须松青回忆道。

1949年7月初,黄浦区第五办事处对宝兴里开展户籍核对。当时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,居民许多日常生活问题得不到有关职能部门的帮助和解决,如旧房损毁、漏雨、房租纠纷、停电断水等。为了充分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解决自身实际问题,9月中旬,在时任第五办事处主任王怡白的发起下,一批充满干劲的积极分子,把居民组织起来,筹建居民福利委员会。

1949年12月,宝兴福利工作委员会成立,这是上海第一个居民组织。“福利会成员有十多人,基本上都是家庭妇女、失业工人、个体户及其家属,我和我老伴也是在福利会工作的时候认识的。”须松青说,福利会下设治安、卫生、文教等工作组,根据每个委员的特点进行分工,比如有个会写书法的委员,就负责扫盲,教妇女和失学儿童识字念书。但总体上分工不分家,像大扫除这类的全民运动,委员们个个热情高涨,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

最是难忘鸡粥香

1951年福利会改为居委会,是年,宝兴里有居民456户,2659人。干部、民警一起帮助居民打扫卫生、疏通阴沟、维修旧房。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,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,努力调解各类纠纷,艰苦朴素的奉献精神深得群众拥护。

最初里弄干部都是志愿者,为居民义务劳动,没有工资报酬,所有办公用品都是自掏腰包,或由热心人士捐助。没有办公场所,居民每户捐助5毛钱,去拍卖行买了一张写字桌。场地不够时,居委主任单粲宝家的客堂就成了工作室、会议室。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,还得自己花钱买点心,或者回家吃泡饭。

70年过去了,当时流行的一句话,须松青至今依然朗朗上口:“自吃饭,无工钿,倒贴鞋袜钿。”他记得,自来水未接通时,宝兴里有三口井,居委干部挑着扁担,踩着坑坑洼洼的石子路,去井里打水,挨家挨户大扫除,“连门锁的锁孔里都弄得清清爽爽。”每次劳动完,家境相对殷实的须松青总会叫上大家一起,到弄堂口的鸡粥摊,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粥,一来二去,鸡粥摊老板也被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感染,成了居委会的忠实拥趸。

作为申城第一个居委会,基层群众组织的试验田,宝兴里的故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,昔日的“贫民窟”变干净了、变整洁了、变文明了,成了精神文化家园的沃土,为上海早期居民组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,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,为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同时,居委会培养了一批坚信共产党的领导、拥护人民政府,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优先,政治觉悟高的基层青年干部,他们被分配到上海乃至全国的各个城市,只要国家哪里有需要,他们就出现在哪里。

微更新焕发青春

金陵东路306号,是如今宝兴居委会的办公地点,20平方米的沿街办公室狭窄幽深,老公房的层高让一米八的小伙子不得不低着头走路。1847户居民,9名居委工作人员,平均年龄40岁不到,最小的顾赟是位90后大学生。居委主任陈冬进小区找须松青,碰上刚出门的马阿姨,她一把搂住陈冬,亲亲热热地说:“下次居委组织跳橡皮筋或者转呼啦圈,你就叫我啊,这个我在行。”

米黄色的外墙、朱红色的门窗,今年3月刚刚结束的社区微更新,让宝兴里几十年的老房子又一次焕发青春。透明结实的雨棚、干净整洁的水斗、兼具晾晒功能的路灯带、四分类垃圾厢房、电瓶车充电桩……考虑到居民的文娱健身需求,设计方在螺蛳壳里做道场,打造了一个迷你儿童乐园和社区活动室,乐园里的跷跷板收获了众多小粉丝,活动室的影音设备让居民业余生活丰富多彩。

为做好居家养老工作,宝兴里的特色项目日托所,也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,社区成了一个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学的温暖大家庭。“我们将继续做好社区养老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,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发挥带头作用,书写宝兴里的灿烂今天。”

时光荏苒,7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,那些昔日年轻人垂垂老矣,甚至已作古。但宝兴里的故事愈加醇厚,宝兴里的创业精神将鞭策一代又一代的居委工作者,以国家、老百姓利益为优先,不忘初心,开拓进取,勇往直前。

本报记者 钱文婷

他们把竹竿手榴弹捅进地堡

解放上海的故事

“我的父亲王一平,是二十六军第一任军政委,我曾代表家人,向二十六军军史馆捐赠了父亲的收藏品——方增先为鲁迅先生的画像,父亲在画像之下用毛笔书写了鲁迅的一首诗,‘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,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’。”王时妹说,“父亲曾经说过,我们只是幸存者,光荣属于那些烈士们。”

王时妹说,父亲曾经在回忆上海战役的文章中写道,“在引弓待发的那些日子里,上海这个名字简直把每个人的身心都吸引住……人们由衷地向往上海这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摇篮,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。”

1949年5月13日凌晨一时,二十六军七十八师解放昆山县城,守敌在逃窜途中被我军截击一部。同时,七十六师解放京沪铁路上的青杨港、陆家浜车站,歼敌一二三军1200多人。二二六团二连由副连长鲍洪升率领,在西巷附近击毁了敌人的两列铁甲火车,歼灭了敌军数百人,打掉了我军挺进上海的一个拦路虎,揭开了解放上海战役的序幕。

上海外围作战初期,部队进攻比较顺利。但是,越往里打,遇到的抵抗就越顽强了,尤其是在吴淞、月浦、刘行、大场、江湾一线。敌人凭借一座座钢筋水泥地堡群,每座地堡群大约配备一个加强排,有好几挺轻重机关枪,堡与堡之间有交通壕、散兵坑相连,地堡群外埋设地雷、鹿柴、钢丝网,水壕里插有竹签子、碎玻璃,有的外壕的水受黄浦江水影响时落时涨,水壕外又扫清射界,房屋、庄稼全被毁坏,还有大炮、飞机、坦克配合,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
“父亲对于上海战役中一些士兵的英勇表现一直记忆犹新,在他的回忆文章中,曾经讲到二二七团八连攻击南石桥时,副指导员张振叶带领一排战士剪断了七根地雷拉火线,涉过三道水壕,连续三次爆破,扫除了副防御工事,迅速切断各堡之间的联系,把竹竿手榴弹捅到敌人地堡里,胜利地攻占了子母堡群。”王时妹说,“到了5月23日夜里,二十六军的七十六师和七十七师分头向据守唐桥南北、南翔以东的几处的敌人发起攻击。有的激战彻夜连克地堡群,有的当夜10点就结束战斗。二二七团六连继20天攻克唐桥以北公路旁的一座地堡群后,于23日夜又以连续爆破、大胆迂回的战法,用竹竿手榴弹连续炸毁钢筋水泥地堡,歼灭敌人一个加强排。由于唐桥南北的地堡群被我军拔除,唐桥的敌人于24日凌晨5时,在坦克掩护下狼狈逃窜。我军又乘胜解放了唐桥以东的汪宅、花烟桥等地。”

据记载,二十六军在这次战役中,共歼敌41000多人,缴获大小炮近百门,装甲车和汽车近两百辆。“父亲曾说,部队经历了攻击有现代化设防的大城市的锻炼,实现了解放大上海,为人民立大功的心愿。”王时妹说,“我们的血管里,流淌着父辈们鲜红的血液,我们一定会秉承父辈们的光荣传统,把父辈的荣光、父辈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” 首席记者 方翔

新民随笔

先付费,后下车!

邵宁

日前出门打的,上了一辆“法兰红”,只见仪表盘侧面贴了一条“友情提示”:请先付费再下车,谢谢配合。

我有点惊讶:难道还有人乘出租车“逃单”吗?未免素质太差了吧!“这种人肯定极少的吧?”“哎,你不知道,最近我‘被逃单’很多次了!”这位姓张的驾驶员向我倒起了苦水。这几年网约车平台一个接一个出现,滴滴、嘀嗒、美团……他加入了几个平台,也接到了不少生意。一差业务完成,有的乘客当场支付,有的下车后通过平台支付。但是,这几个月来,收不到车费的情况屡屡出现,总共有十几次,大概达到六七百元,甚至一个星期都有几次,最多的一笔60元。

“乘客逃单,你可以催讨啊,不是有平台吗?”我说。张师傅表示,每次向平台反映没收到车费,客服都回复去联系客人,但事后总是说联系不到。而驾驶员过了一定时间后就联系不上乘客了。“有一次我要求乘客付了车费再下车,他感觉不爽,给了我一个差评。有一个差评,平台就会扣我们星级分……”张师傅说:“我贴张提醒条子,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”

我向一位熟悉的资深的哥了解情况,他表示,乘客逃单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,他在出租车行业从业20年,逃单的事只遇到过一次。不过,他最近也听不少同行吐槽“被逃单”,且奇怪的是,有的乘客是进商务楼上班的白领,根本不像逃几十元车费的人。那么,乘客车费去哪里了呢?

驾驶员收不到车费,应引起网约车平台的重视。如果是恶意逃单的乘客,是否可将其列入“黑名单”,禁止下次通过平台叫车?如乘客已经支付了车费,却在平台不知去向,那么是否应该好好查查后台的漏洞?其实,类似漏洞并不少,如在有些平台,驾驶员支付回扣可以获取浦东机场的长差订单,这都是公开的秘密。

“先付费,后下车”的提醒,如同进了饭店,让你“先结账,后吃饭”一样,这种没有信任感的服务,体验度肯定不佳。但这个“友情提醒”也充满苦涩。付出劳动,获取报酬,天经地义。劳动所得不能得到保障,怎么还能安心提供服务?